



曲辰巖殿集  
十

書

~16  
2442  
10

共十の



和  
2442  
18-10

農巖集卷之十九目錄

書

答道以三十



農巖集

卷十九目錄

農巖集卷之十九

書

答道以

念中承手字審請霜令孝履支安慰幸不可量也此  
間頃苦旋暈數日伏枕旋得止歇而今年小小病患  
侵尋益覺頽廢時看文字有所得所疑亦無與相語  
益知向來會集之難得也示諭閱書之辨大體似已  
得之其中頗有鄙書所未及論者殊不易及此甚善  
甚善適此客來又來价報往未暇一一細評當俟後  
便搶浦第四書近數日稍暇方才草得答書別紙多



有塗抹不可直送而忙未易紙裏須令時敏輩別寫  
一通同元書送去如何第五書所說雖多只是舊套  
不須更辨從當略與報去請更講他義理但未知渠  
得今書後又有何說話耳敬明所辨問書二條亦同  
往此亦改寫以送為妙

答道以別紙

兩知字輕重之分亦似近之但大學致知正欲真知  
事物之是非當否今以此知字屬知覺而與智之用  
分輕重則所謂致知者恐不得為十分真知此似窒  
礙試更思之

蒼陽涵天理動靜之機來論推說雖近曲折亦未曉  
然豈所謂天理動靜者是以仁禮為動義智為靜如  
朱子太極解之說而所謂涵者智是義之藏則是為  
涵夫靜也仁禮又自是發出則是為涵夫動也耶此  
說雖或粗通以此訓智適使不知者增其惑而知者  
則又不待如此說正如朱子所譏或人仁者人之所  
以肖天地之機之說愚甚不愛如此說也

雲峰增添所以二字果有意思則亦不可直置於認  
心為性之科誠如所示然妙宰二字要非所以言智  
之用終不免有病矣

神字易中固多以理之用言之如張子一故神神字亦似如此然神發知之神分明是言氣心之神明亦與此神字同大全有心之神明升降之舍之語其意益可見若是理則豈有升降之理哉

答道以

明德之說來諭槩得之所云不害謂之性心信者正是如此但特下一而字截之者恐不免傳會此自是文勢如此豈有分截先後之意哉閱公所云何必取於論心性者以為註脚固自有意義而其言含糊不明白故試更扣擊欲觀其答之如何耳大抵訓義則

固當就明字德字解釋如今章所云所得於天虛靈不昧而若論其為何物則豈不曰心性乎輯註諸說亦只是如此豈欲直訓作心性耶來諭致知重在五字之說亦未必然未嘗因學者問智之知與知覺之知異同答云知覺之知較大此見於語類中不記本文而大意如此此却與哀之前說相反試更以此思之如何

答道以

逐日承書懃當奉展示諭出并並悉重在致字來書初不誤而鄙答偶筆誤耳大抵致字固重而知字亦未嘗不重若作輕小底看則恐非聖人教人窮理明

善之本意也兩知字之分此欲略爲一說以質於朋  
友而姑未暇也大學序中似無甚可論而王宮國都  
之說本亦有定說曾所商量者今亦記不起容俟更  
商報云彥暉於此必能疏通正宜書問好得其報送  
示爲佳

答道以

昨自木洞歸也歷問哀來信於貴莊奴則未有以對  
只悵然而返矣手疏適及此際慮沃倍切但兒病尚  
未良已是可慮也檢滄書可謂愈出愈奇然細觀其  
語意似已覺得舊說之差頗亦遷就以從吾言而只

不肯分明說昨非今是之意此其證候殊似不好可  
歎趙李之言雖出譏斥要之不爲無見今欲用其言  
遜辭答去以求息爭信筆草成又却多言然亦無一  
語及於所爭之實事恐無害也未及淨寫從當送去  
試商其可否而或送或還爲妙明德之論既始而復  
寢未知其何意今雖別欲更端然觀其規模意象恐  
每如今日之辨不欲自此先倡耳

答道以

日昨之見尤覺忽卒爲歎卽承惠疏審歸後孝履支  
勝慰瀉良深生病雖向歇而困劣彌甚尚不離枕席

間適此諸友來集而亦不能極意講論殊可歎也承  
論大學每讀所見輒異此正是好消息修身章人字  
固疑前來劄錄大段差謬今自覺得尤可喜辛雲峰  
說如哀所解固似粗通而終有不能無疑者欲自爲  
一說究論其得失而病昏未暇爲其於哀說亦未能  
一一細評者蓋以此耳昨敬明寄一文字來極力攻  
訶氏此固與哀說大異而其中亦多可疑方令舜瑞  
條折往復今便未及送示當俟後人耳

答道以

近甚阻信籌陶爲深承哀手字披愆良至第審火病  
漸加極用憂念曾兩讀書課私太多此於將攝極有  
妨昔呂子約有疾朱子嘗以此戒之况今饋莫哭泣  
之餘又重之以攻苦其能無致傷增病乎切乞加意  
省約以自保嗇雖以爲學言之優游涵泳之味未必  
不勝於一向劇讀趨赴程限耳彥暉書見之王宮國  
都之說終未曉然其謂序塾中亦自有大小學者尤  
恐未然大抵古制今未見其詳雖朱子亦只據白虎  
通等諸書所記而大略言之以見其廣設之意未必  
的知其誰爲大學誰爲小學耳近以雲峰情意之說  
與敬明有所往復而未及歸一姑先以最初往復送

去覽後還投略示所見如何哀說敬明亦自有辨此亦略與分解渠欲有所改定當俟後便耳

答道以

念中枉書披慰倍劇聞已還入本第何太遽耶雖富舍欲隘厲氣尤可畏其在致謹之道恐宜更審而動也成事言之無及而憂念之深不能不切切想有以諒之矣昨見安生益大謂日昨適逢趙令極言鄙說中庸兩段之差且謂至靜之義雖以朱子說故不敢直疑而實則疑之至於序文小註許氏說則以非朱子說故輒疑其非是此皆不可云未知此言果不爽

實否序文文義固不緊彼此得失皆不足道而至於至靜一義則鄙見亦未保其必是每欲一就正於知者久矣趙令必自有見幸試叩之以發此蔽如何曾在永峽時嘗有一段文字論此欲質於德涵而未及矣今適搜檢不得早晚當寄示哀亦商量教示爲妙

答道以

惠疏承雪寒孝履支安慰釋亡已此間亦只如許聞彥暉忽聞逝去不勝驚駭講論方始未及究竟正欲待其書景還來一番極論今遽至此尤爲無窮之恨也深於上達處雖未明徹然其經學博通今世亦何



可易得可惜可惜人命危弱朝夕不可知以此益覺  
講學修身不容少緩正宜努力免虛作一世人也趙  
令所云雖或過當然中庸致中一義亦須因此更商  
蓋前此每謂只未發時體段便是不偏不倚之中人  
患無未發境界耳不容於未發處更有偏倚而章句  
云主靜之中無少偏倚則却似於未發地頭亦有偏  
倚不偏倚之分故曾在永峽時嘗以此劄記欲問  
於先覺者而未果也昨午以來欲看得如前日所云  
以爲如此則與經文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可得  
爲一義而頃李生夏坤適攜或問書來試檢看此段

則既云靜而不知所以存之則天理昧而大本不立  
又云自其不觀不聞之前而所以戒謹恐懼者愈嚴  
愈敬以至於無一毫之偏倚詳味此等語意終似靜  
中亦自有無偏倚於是反復推究粗得其可通之說  
而猶未能灑然無疑誠欲與諸君子講之幸哀先取  
或問參互商量且與舜瑞相討各示所見如何趙令  
以我敢疑朱子此言雖不相知之甚其論此段文義  
則正不可忽但未知其說來如何耳夜燈草此猶未  
究悉只希照亮

答道以

奉告真悉盛意所論明白疏暢多有與鄙見默契處  
知玩索之功日有進益甚以爲慰區區之說本自如  
此今亦未遽變改而或問數條如來論推說雖似可  
通然終亦有未能脫然處如靜而不知所以存之則  
天理昧而大本不立來論以爲不能戒懼則無以存  
其靜而大本常不立此固然矣然天理昧一句却恐  
與不能靜底意思不十分襯貼不觀不聞不屬之至  
靜境界而只作事物未接時看鄙意亦欲如此然此  
義終似創新自他人觀之恐未便信得及凡此更告  
推詳却以見教如何此是義理至精微處正宜從容

研究以待其自然融釋不當只如此一場立說也夜  
草不周悉亮之

舜瑞迭示辨知說文字儘好但其旨意似與吾輩  
所見少不同却自爲一說不妨參互發明耳

答道以

趙書戒哀於先儒之言評騭去取無所顧忌非後生  
尊敬先輩之風此言自好固當深戒然其意亦似偏  
了竊謂講明道理尊敬先輩其義並行而不悖一有  
偏重便成病痛經傳小註之說其分明差謬者固自  
不少今欲尋求聖賢本意認取義理實處則其同異

得失之際安得不評論剖析決其取舍設令彼說無  
差而吾之所見偶自未到不免有所疑則亦須從人  
辨質求所以祛其惑豈得以先輩之故一例尊信相  
與禁戒不得復開口論說乎嘗見朱先生答李深卿  
書云所論不當啓後學輕視前輩之弊此則至論敢  
不承教然觀聖賢議論雖未嘗不推尊前輩而其是  
是非非之際亦未嘗有毫髮假借之私澤之議論精  
密務求至當似未爲過但其間却實不免有輕視前  
輩之心此則不可去年因書蓋嘗箴之如老兄之意  
但不敢謂緣此都不別白是非也此言六中至正無

些子偏倚豈非後人所當準者耶且趙書云退溪以  
栗谷妄論爲不是栗谷之喜論先儒訓說退溪固嘗  
戒之矣然未嘗有妄論二字而趙君言之如此此深  
未安竊觀趙君於古昔先儒如蛟峰方氏輩猶且一  
意崇信而於吾東先正則自栗谷以下皆有低視輕  
議之意其所謂尊敬前輩者無亦篤於遠而忽於近  
耶是未可知也

答道以戊寅

方擬遣書哀札適至開慰殊深此間僅如昨而舍兄  
將赴海邑懷事悵然趙君書本當卽還新年人事紛

紛不暇詳閱今始納上嘗聞此君頗有思索工夫今  
觀所論似全不曾切已體認實心求是只一味籠罩  
技悟務以禦人而取勝是以於他人之言初未深察  
其意而輕肆訶叱者有之於先儒之說又未真知其  
然而強爲援證者有之至其所自爲說則又條緒錯  
互首尾衡決旨意所歸全不分明不惟他人所未曉  
解雖自己心下亦未必洞然而無疑似此講論豈復  
有益在吾輩正亦不必切切爭辨以犯聖人失言之  
戒昨對伯溫略及此意當已聞之也然念吾輩自於  
此道理未能端的見得真無纖芥之疑今因彼言益

加研究以求至當之歸正亦不可已者而其中引朱  
先生答胡廣仲書一段最是緊要問難尤所當先辨  
竊嘗思之常人之心私欲爲主故雖其未與物接而  
方寸常自昏擾絕少虛靜時節惟聖人不然方其事  
物未至此心固寂然未嘗妄動雖鬼神亦有不得窺  
其際者矣及事至物來以理順應無少流失無少滯  
累則其本體之虛靜者又未嘗不自若也聖人之所  
以異於衆人衆人之所以不及聖人其分正在於此  
若其與廣仲言者則却自是一義所謂衆人淪於靜  
而無動者蓋亦言此心昏昧冥頑不能感之而通觸

之而覺如明鏡之物來必照耳然其言靜亦姑以不  
接物不應事而言初非指未發境界也彼其方寸之  
間私欲滯固邪暗鬱塞無復有虛明湛一氣象此豈  
得爲真靜而可以擬於子思所謂未發者哉今乃以  
是而爲未發前有偏倚之證則其亦太粗疎矣若釋  
氏之坐禪入定又當別論蓋子思言未發之中只是  
與已發相對平說其意本欲人就此思慮未萌處認  
取天命本體無所偏倚蓋纔涉思慮則此心已有偏  
倚而非復渾然在中之體矣今之論此義者且當以  
衆人之不能靜者相形而明之不當攙引釋氏求靜

而過者以來相難也抑程子嘗曰釋氏之學敬以直  
內則有之義以方外則未之有也旣又曰要之其直  
內者其本亦不是以此而言則彼其寂然虛靜雖謂  
之未發可也而但其遠事絕物閉目兀坐以求夫所  
謂靜者本領已差更無可言雖或死守此心不令放  
出而其與自然未發者氣象意思六不同故程子所  
譏司馬子微坐忘卽是坐馳又曰有忘之心乃思也  
者正此類耳况爲禪學者硬把一介話頭只管行思  
坐想一念憧憧將迷待悟其用心急切而設機危迫  
正程子所謂至忙無如禪客者此又豈得爲真靜而

可以擬於子思所謂未發者哉今乃以此而為未發  
前有偏倚之證則其亦不倫甚矣大抵今此所爭只  
在於未發之前此心有無偏倚中與不中耳此不須  
他求只觀子思之言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  
皆中節謂之和若使未發時此心容有偏倚則子思  
當日喜怒哀樂未發而無偏倚謂之中而今其言止  
於如此則無乃大段欠闕而適足以迷誤後人乎若  
章句所云至靜之中無少偏倚未知先生之意其以  
至靜為此心之未發耶抑只以不接物不應事者而  
言耶此言不敢知者然先生平日論中和一義散見

於大全語類不翅多矣其間雖頗有異同之說其答  
林擇之及未發已發說最明白精確可為此論之斷  
案答擇之曰不能謹獨先生於此時以戒懼與慎則  
雖事物未至固已紛紛擾擾無復未發之時既無以  
致夫所謂中其發必乖而又無以致夫所謂和此上  
未感物時若無主宰則亦不能安其靜只此便自昏  
了天性不待外物之引然後差也竊詳所謂未感物  
者非謂慮未動也言其不與事物相接耳雖不與  
事物接而此若無主宰則便自妄動不能安其靜  
也此意亦其未發已發說曰未發之中本體自然不  
須窮索但當此之時敬以存之使此氣象常存而不  
失則自此而發者其必中節矣故程子於此每以敬

而無失為言程子說見近錄道體卷觀此兩條則先生之意固  
分明以此心之未發者為無偏倚而所謂致中者亦  
是存此未發之體勿令妄動而失之而已非有他事  
也以此推之則章句所云至靜雖未知其何指而要  
非謂未發之前須待別著工夫令其無所偏倚者則  
亦可知矣今若以至靜之中無少偏倚嫌作一句讀  
則無寧以至靜為不接物不應事之時而於此戒懼  
勿令有所偏倚者為致中之事庶其於大義不差若  
以至靜為未發而又硬說未發之時須著無偏倚二  
夫則大不可至於眾人無靜時未知道以果曾有此

說否而愚謂未可如此說殺昔南軒嘗謂眾人無未  
發時胡廣仲以為疑而朱子論之曰此亦隨人稟賦  
不同此言最當蓋雖非聖賢性靜而寡欲者亦自有  
此時節其餘則雖有而絕少最下者則全無焉雖須  
臾之間而此心未發則所謂中者固即此而在但無  
戒懼工夫體而存之是以旋又汨沒失之耳衆人之  
所以異於聖賢只在於此今謂眾人元無靜時則固  
太過而若謂衆人之未發不足以為中則是天命之  
性其在衆人却不能無偏倚矣其為不識大本顧不  
甚哉此外如云戒懼雖靜時工夫而猶有敬畏之心

尚未至於至靜則是至靜之中雖戒懼二字亦不得  
著矣何故又於至靜之中猶有偏倚而又用何等工  
夫可以使其無偏倚耶此其自相矛盾而不成說者  
一也又謂衆人昏憤雜亂無復澄靜時節夫謂之昏  
憤雜亂則其不得爲靜也甚矣又安得謂衆人皆有  
靜時乎此其自相矛盾而不成說者二也又謂天命  
之性人人同得不以聖愚而有加損是以方其未發  
渾然在中無所偏倚是謂未發之體無所偏倚者聖  
愚皆然矣何得又言受生之後氣拘欲蔽昏蔽錯雜  
而不得全其所受之全乎且人有生然後方有發未

發之可言而今乃先言未發之時後說受生之後則  
是似以未發者推而置之於受生以前也此其自相  
矛盾而不成說者三也其言之節節差舛如此而不  
自覺知乃反以道以所云衆人無靜時及凡有未發  
皆可爲中者爲自相矛盾此真眉睫之說也且未發  
固是中但衆人鮮有未發之時故中體不立是其意  
正相發明又何矛盾之有哉凡若此類道以所自知  
又前已略說而因筆並論欲使吾黨之士無疑於其  
說幸與舜瑞伯溫載大相對勘覈如有可論還以見  
教爲佳大學有心無心之說其言尤疎謬不難辨破



此不復論爾

答道以

所論自訟自治之意甚切至令人感歎崇謙所云蓋得六旨而區區之意亦非專指舉止間而言也竊恐進爲向前之意太勝沈潛縝密之功或少故所發多暴露而少含蓄推此以求言行凡百大抵似不出此病至於來諭所云繩檢不如前日則雖誠有之亦猶爲第一事也然此事亦須有商量整頓則入於兢持從容則墮於悠悠此呂東萊之所以爲病而朱先生告之以爲不如且就整頓上做去來諭與其和平而

流於漫不若持敬而過於兢持者正是此意甚善甚善然又有所懼者以哀之性氣素銳且清羸多疾而又用心過度則恐心身皆生病痛不可不戒朱先生嘗與胡季隨論因敬生兢持之病至爲精密試取考而體認焉則當於勿忘勿助長之間自有正當節度矣旨訣一書誠極要切宜且反復熟玩令其意味浹洽常在胸中爲佳心經說話太多却恐費力不如先從事於此書也金直卿文字數昨子益逸示其所言者大抵皆魏徵昭陵之說就其說言之性情體用亦欠分別要皆不難辨而子益似欲作一說以破此不

須架疊然智與知覺之辨不可不一番立說以解人  
惑前此蓋已商量得到近更推究益覺了了胸中已  
自有成說而但未及屬筆耳哀所籤論頗近之所論  
信字一義亦正與鄙意相符而但無不符是而實一  
句似以信別爲一性蓋仁義禮智之實然者卽是信  
又何待之之云乎若如此言則適足以證成彼說此  
恐語脉少差然其大意則旣得之矣邵氏說不見彼  
所引主意如何不能深論也趙令書見之其轉圜雖  
可喜然竊詳詩意似是未見哀說前所作嘲戲太過  
恐非德人之事此病痛恐亦不小也如何如何

答道以

戊寅

日者自江都發來時值來使傳書而凌遽不及作報  
只託敬明書致此意然其耿耿則未能去心矣歸家  
又見前月廿一日所遣書雖是時過者亦覺欣慰之  
深卽茲伴來熊審侍奉與居安勝開釋爲多此歸家  
粗遣而村中厲氣近漸熾延有剥床之勢日夕危懼  
有同假息回思向來無此患時何等太平世界誠可  
慨然也書院只有仁川一後生名申始旭者來住方  
讀中庸其人頗向善亦能探索雖有意迫固滯意思  
尚勝於悠悠者耳此外絕無來者蓋皆以厲疫爲懼

德輿再昨來宿爲久留計而適聞又有痛者遂復輟歸今冬只如此過耳明年又有科事恐無復向來會聚之樂不但索居兀兀無與警發每念諸友散而自聖不得相觀而善不知將安所歸宿憂歎殊深餘萬忽忽不周悉只望窮臘加護

答道以

雪中塊坐忽被惠字慰懷倍常且聞兒惠良已无可喜也卽想信後侍奉無他此中杜門畏約真作蠶蟲生活歲序垂盡百感耿耿而顧無可與語者益使人奉懷耳所示疑義於鄙意殊不然竊恐明者於此失

之三思更須參考語類或問諸書認取正意毋以新得而眷戀不釋幸甚蓋所謂父之道者此義只以今日人家事言之如祭祀之禮其父時所行或不盡用古禮而其子於三年之內率意更改不復持難則事雖善而謂之孝則未也如此之類又豈得以攘羊爲比耶舜瑞昨得書亦以論語疑義數條來姑未答去恨未相對商論也餘不具所冀殘臘加護

金寢郎卽河西先生之孫於此學頗留意可與講論者也

答道以

慎終追遠之義昔年子三台嘗問此疑人子於親喪  
豈應有忽略之意愚答之槩如來書之意三台亦以  
爲然矣後來更思之則集註所云蓋主常人而言父  
母之喪哀痛之心人孰無之而但其平日察理未精  
則死生存亡之際或不能不二視者亦常人之所不  
免此非必大惡不孝而後然也金寢郎所論大意近  
之但其云歸於無形者太迫切而無委曲耳且其疑  
於許說而遂謂恭敬之心勝則思慕之情益切者恐  
不察誠敬二者分合異同處蓋人固有嚴敬而不足  
於愛者故於追遠但言祭盡其敬則不足以見惻怛

至誠之意必以誠易敬然後方可以盡追遠之意而  
卽所謂恭敬者亦包在其中矣今不察此僂謂敬心  
勝則思慕益切此固未是而但許說有云既盡孝敬  
之意又致追慕之意既謂之孝敬則孝字裏面何所  
不包而却以追慕對說此誠可疑金公不此之疑而  
却疑其不必疑者何也貴書辨說以此推之可見其  
得失而其引大學畏敬爲喻恐亦不襯切耳

答道以論語問目

學者將以行之云云

程子說似以學專屬知一邊未必如朱子兼知行說

其云時習之則所學者在我謂既學而知之矣而又行之不已則其所知者皆為吾實踐履之物故悅也一說謂既學而又時時思繹如上文所云則所知者浹洽貫通而不但為口耳之知故曰所學者在我如此則於行處可以沛然無不利故悅也後說比前說稍費力未知孰是而從前看得不出此兩義矣來論推說雖合於朱子之說然所學者在我一句如此說固好而將以行之一句說得終未分曉未知程子本意果如此否耳樂與不愠其事雖有難易其等級似亦不甚懸遠蓋學至於及人而樂其地位已高但必

於其不知而不愠然後方信其為德之成故夫子之言如此耳

此特論其所存云云

此五言者只說得治國之本領意思而不及於禮樂法度故程子說如此如大學平天下章專論用人貨財好惡絜矩之義而不及其他其意正與此同程子之言蓋據夫子說時以為此只說得為政大旨而不及於治具云耳非就為政者下手處而言此五者只是心不是政也今此問者之說固為拘滯而所答雖近亦費分疏

程子曰不誠無物云云

此一段語意曲折從前所未洞然只得如來說看耳不誠無物朱先生說得已詳今不必更添註脚來說六抵生受多病似非得於玩索涵泳而出於安排捏合者多今亦不暇一一指摘更宜將朱子論此義處反復玩味以俟其自得不必如此硬立說也

答道以

己卯

歲暮路遠瞻想耿耿茲於禡中獲領此月十三日所遣書傾慰之深不容云喻仍審連在靜處為學佳勝此尤是好消息近來朋友中能辦此事者獨於左右

見之殊令人有起予之思矣此間亦自前月念後連得在家安靜溫習孟子及太極圖說朝夕諷誦院中學子來者亦多雖間有往來而常不下八九人講論之樂亦不落莫只恨彼此不得合并耳迭來朴君問答大致頗明白不易辨得如此此可見年來玩索之功深喜其中略有未瑩處與舜瑞共商仍令渠條折篋送幸裁察

答道以

朴君之言曰天下無性外之物心是何物不原於性而自能知覺此最緊要問難而其所由以蔽與所獨

自信者皆在於此於此辨破則其惑也可祛矣彼之言固曰心是虛靈底物故便能知覺此說是也今欲求知覺之所自則亦不必他求爲也但領取此心所以虛靈者其理如何可矣彼如曰心之虛靈是智之所爲則知覺固應爲智之用不然則知覺雖不原於智而何患於無所自哉今試先論虛靈者之爲智與否蓋此二字於古無之而朱夫子創造以形容心體者其著於中庸序者猶是就此心發用處言至於大學註則專言此心具衆理應萬事之體用而直以是蔽之則其旨益可見矣今日心之虛靈是智之所爲

其可乎不可也夫虛靈者既不屬智則以知覺爲智之用又安得爲不易之論哉然則心之虛靈果何爲也蓋嘗思之心者無他氣而已矣專言則聚五行之精英偏言則屬乎火屬乎水故能光明不昧而照燭萬物聚五行之精英故能變化無窮不滯於一方心之所以虛靈其理只如此而已知虛靈之如此則知覺者亦可知矣天下顧安有無理之氣哉而亦何必切切然強屬於仁義禮智然後方免爲性外之物哉抑此姑以已見言之耳今有朱子說可爲明證者林德久問人賦氣成形之後便有知覺所有知覺者自

何而發端朱子答曰知覺正是氣之虛靈處夫使知覺而果原於智也則德久之問而朱子之答之也何不曰知覺是智之所發而直以歸之於氣之虛靈耶於此審之則謂知覺爲原於智其是非得失決矣

答道以庚辰

別懷悽黯有倍常日兼以馳戀懸懸不能自釋茲於襁中得奉手字承審提挈兒輩歸侍安善其爲慰喜不可勝言此間心事不言可想當初倉卒只如夢中事時日漸久痛苦益切白首窮獨家業無傳此豈不種種可悲而猶是小事最渠出人之才邁古之志百

不見一而止於此每念及之痛惜難勝雖欲暫忘而不可得其將奈何其將奈何葬地卜得於鳳頭山近處距三洲不過二三里可容二代入葬庶他日吾死後父子相依形局案帶頗似端好無欠缺此爲可幸將以廿四日發引廿六永窆人事至此尚忍言哉返哭欲以石串爲之蓋三洲旣不忍歸又家無男子孤子無所賴欲與大有家相依度過且適有空家祖可容接故耳生痰病有加無減長臥床席不得參祭奠久矣亦以人客應接不能將息其勢難遽差蘇而亦無奈何矣昨今又以李妻之病奄奄有難久之勢強



起來視目前又將見不忍見之境界人非木石何以  
堪此苦痛苦痛惠來竹瀝卽和童便服之感幸感幸

答道以辛巳

此歲忽已窮悲苦之懷固不待言如吾人者亦在艱  
中而不可得見殊覺悵然書到此際披慰何勝所論  
警省之意深切若能保此不懈則豈不幸甚詩律吟  
諷再四尤令人歎仰但三四語意雖好無乃發得太  
容易耶固知一時有此意思而亦不必形於言語惟  
深自涵養勿令氣味消歇爲佳爾此間亦頗有內省  
之功看書雖不得趨趨程課而時誦大學意思亦勝

前但苦病昏不能一力提撕是可歎也

答道以癸未

書至審經宿安勝慰慰罪人血證苦未已氣殊不平  
多日不叅饋莫哀悶難言慎君書見之其以再求爲  
見絕於聖門者似未詳集註語意而然也集註雖以  
非吾徒爲絕之之意而其謂使門人正之又可見其  
愛人之無已則便合得不終絕之意在其中矣聖人  
於再求果終棄絕也則尚安得復齒於高弟而後世  
又與由賜游夏並侑文廟之饗耶其必不然矣設令  
當時真有絕之之事而吾之引之也則乃誤認以爲不

絕而爲古者師生無絕道之證矣今慎君全不察上下語意而遽有此疑何其固也來諭所云先生則引而喻不絕之義而兄則反以爲已絕之喻又引下段謙讓之語合而疑之者誠恰好道著矣今欲復以數字答去以解其惑而亦太區區故不爲耳

答道以

卽奉手字審履用如宜欣慰爲多此間祇如昨矣士敬所說邑弊非來書三者之謂而學政渠先說及且請其條法矣但此亦須得人爲師而月朔考其課業以責其成效可也若欲身自教誨則不但有所不暇

亦非爲政之體朱子所行於南康者可法也但恐今日南中未必有其人爾餘不具

答道以

辱字慰荷但問宅舍尚未定爲歎此間又見新月未參辰莫痛隕罔極士敬書所條論良爲詳悉鄙見亦不過如此而或有思量未到者矣聞渠今日當來只當出此紙與之面論耳學政條目別未有所思而如童蒙初學須置訓長以教之來論似未及此也序文不事華藻專說實事贈人以言正當如此甚善甚善其中有少未安處輒以意抹改以還試商之如何自

肥權方等語固似未穩而鄙意則獨役亦同入於此  
科殊無分別蓋民役亦有不可不蠲者但於其不可  
蠲者而一例裁減專以要譽爲務則大不是盛意蓋  
本指此而言之不明却使人不能無疑爾適有所事  
撥冗裁謝不能盡所欲言亮之

答道以

日昨書果從北洞傳來而未有報矣茲又奉告審近  
間侍况平善開慰良至所諭讀易未得意味此殆心  
地未甚寧靜而然不但知見之未到也更須體驗就  
本原上醫治如何且以卒業爲事則益令意思忽忽

雖只可看一次若能看得分明親切願不勝於徧誦  
六十四卦耶以此爲心則方寸便當虛閒而潔淨精  
微之蘊亦須有窺見之望矣如何如何昨日沃溝族  
人金楚兼等二人來吊叩其譜乘乃五代祖考側室  
子所出而於吾兄弟適爲袒免親矣吾宗人旣甚鮮  
少且謂安東諸族外無他在鄉者矣今忽得此不覺  
驚喜便有油然而親愛之心天理固如是也未知兄主  
曾或知有此而左右亦有所聞否渠謂今明當往拜  
彼中想不待吾言而必加意款接也千里步來歸糧  
似害亦有以濟之爲善餘不宣

答道以甲中

奴歸疊被兩書承侍學佳勝欣釋無量其先緘者尤多慰也丹丘諸勝曾所徧歷而獨舍人上仙兩巖及劍巖未之見焉今蒙備細錄示便是一游記昔朱先生既解南康而歸深以未見五老新泉為恨至託畫手描看今茲哀苦本不宜論此事而特以宿昔所耿耿故不能無慰幸矣黃江往復諸紙併荷投示但山水之評似太張皇覺得意思暴露氣象淺薄此是道以從來病根而又發於此不可不察也評品山水朱先生固亦有之而如云越中山水氣象終是淺促意

思不能深遠武夷亦不至甚好春間至彼山高水深紅綠相映亦自不惡其語意自是優裕何曾似此迫切且與長者書問不比儕友間此等說話尤不宜猥多以傷敬謹之體亦所當戒也山城一事又非儒士所當論同甫之言儘是切當大抵此等皆是向外之病所以切切奉告如此不知道以能堪此苦口否耳至於知覺之義本極精微其辨有在於毫釐間者不宜輕易立說而子益所論其端實出於我蓋於往年

在洞陰時偶看得如此自是潛玩默究似益了了而猶不敢自信及後見朱先生說似有可以為證者遂

意其無甚悖謬然以覺爲智之用自先生仁說已如此而後之學者無不作此見解豈區區一人之見所能易哉以此未嘗敢大開口說話且欲倚閣一邊俟其他義理漸明然後更看如何以爲定論未晚也今道以不察此意遽欲主張其說已不免於率爾而其所設難引喻又頗支離穿鑿不惟無所發明而或反滋人疑惑如以惻隱羞惡等爲非心之用其尤者也藍水之譬亦點昧齟齬不能明切蓋出於揣摩想像而無涵泳自得之功故其病如此程夫子之告橫渠完養思慮久當條暢者願道以深留意也諸賢之說

似未深察於心性同異分合之際亦豈無可論者然方答道以之率爾而又從以評訂得失有若折衷於其間則無乃僭乎是以不敢復有言焉而只請以朱先生與潘謙之論心性分別書及答林德久知覺之問者參互推究則知覺之原於智與否及情與知覺之爲同爲異自當相說以解而無俟於辨論矣此二書之說道以似會聞之何不以舉似於黃江寒碧而在費此說難耶諸說中覺得金生說最有意思雖其間不無差舛而要不易思量及此未知道以以爲如何此間又逢月半且迫陽生號慕深切昨昏承書今

日遠聞有便撥冗草復千萬不能盡意

與道以

同甫聞已往通川何間當還念其情境令人哽噎不能忘也其所論說略見之此義本自精微今只如此說却省事不費說話且當置之不欲深論耳所引南軒說便是朱子仁說中知覺是智之用一般意思朱子說足矣何待南軒爲重似此引證恐不足以了此案如或問中宰萬物最見知覺妙用處而今且作智之用說則更無可言矣然此書亦獨見而藏去無惹起紛紛也精微之理吾輩發之太早又主張太力恐

無補於身心實際而只費文字議論非所以爲切問近思之原也

與道以

同甫已自嶺東還否後尚不得其書不知作何狀念之不能忘也其論知覺書儘有合商量者而本不欲索性說破今姑略疏所疑別紙寫去試一覽早晚或以轉示無妨也數昨李生顯益寄來一文字乃與遂菴辨論此義者而其說太張皇且有剖析已甚處如云心與情當有辨者驟看甚是差異雖其所謂心乃指知覺而言而知覺與情其辨只在毫釐間况心

之動卽是情而謂心與情有辨豈不爲各言之失理  
愈精微言愈易蓋此古人所兢兢而此君似未察此  
意耳

第一條

知覺乃是人心全體妙用昭昭靈靈不昏不昧通家  
感而主性情者也本不當專以就動處與情相比較  
而今且以動一邊言之動底是情會動底是知覺非  
知覺則無以爲情而情外又別無討知覺處此其疑  
於不可分而亦不容無辨雖曰有辨而亦非判然各  
自爲一物者也有見於此則或分或合皆無所不可

不然則亦徒費於辭而終難出場矣

第二條

此段語意殊不分曉不能深論但謂知覺泛言心之  
六體而已者恐未然若果如此則當如上文性情例  
只言心者所以具此理而行此情足矣何必更著知  
覺二字耶蓋心有以理言者有以知覺言者知覺是  
其本色而理則其所具也此方細論心性情三者界  
分故不但曰心而必著知覺二字使無混於性耳然  
則此二字正是緊要眼目豈得爲泛論者耶且心之  
爲心只是一箇知覺非於知覺外別有心而亦非於

心之知覺外別有知覺今云泛論心之大體而不專  
爲論知覺而發則是似於心外別有箇知覺恐尤未  
安也

第四條

此段尤未明所謂卽用而言體者亦未詳所謂不專  
識其得失但德久問意專在於知覺之何自誠使知  
覺而原於智也則直答曰智之發爲知覺則可以解  
其疑矣何以曰知覺只是氣之虛靈處耶此是問答  
緊要處而今不於此勘破恐未免糊塗也

第六條

南軒云云前書已言之朱子說中以知覺屬智不翅  
甚多不獨仁說然耳然竊疑其與潘書所論不合劉疑  
謂有初晚之異者恐不可易也今謂二說者實無不  
同則蓋非淺見之所及矣然竊細推之恐其終有所  
不通蓋曰心有知覺則謂心之知覺固當矣然知覺  
之理既是智則謂智之用亦何不可是謂心之知覺  
卽智之用非有二知覺也然此知覺者旣爲智之用  
則未知其於具此理行此情者果說得去否第二條  
以情行情之云似已覺此故有泛言心體不專論知  
覺之語矣今又不免以心之知覺爲智之用則是智



之用果能具此理而行此情也豈理也哉

答道以 乙再

迭來兩紙承覽同甫者不無可論而姑未暇為然尤翁說亦未盡與鄙見相合蓋朱子數書與潘書所論只當以初晚定未定判斷不當有兩知覺之分也所與寒水書未見有差舛處只從師說一句何至有嫌也

答道以 丁亥

虛靈知覺自先儒已皆分動靜體用而二之竊獨妄意其未然矣今見異同條辨不止於分動靜而已至

謂虛靈為道心之所原而到知覺始生人心則其差謬尤甚敬明之辨詳且明矣獨虛靈知覺不當分動靜之義雖略啓其端而未究其說舜端於此却深致疑此不可以不辨也竊嘗謂心之為物本無體質方所而又自神明不測此虛靈二字之所以立而初非有動靜體用之殊者也今也但見其體之在中者無形可見而不知其用之應物者未始有跡綱錄云應則其看得虛字已粗矣况靈字之義不止於靜一邊尤明白易見者今不察此而並以爲此心未發之體此豈爲識虛靈之妙者哉主於知覺本亦指此心全

體昭昭靈靈者而為言是雖事物未至思慮未萌而  
方寸之中固常了然不昧凡其耳目之聰明身體之  
容儀皆有以主宰管攝而不昏不亂者皆是物也今  
說知覺專以此心感物而動者言之則又豈足以盡  
知覺之義哉大抵心之虛靈知覺貫動靜而兼體用  
虛靈之體即知覺之存於未發者虛靈之用即知覺  
之見於已發者非有二也舜瑞之說以為虛靈無分  
於動靜而知覺只可言於動而不可言於靜可謂知  
其一而不知其二矣至其謂未發也非無知覺之理  
者雖若近之而其所認得差處正在於此是蓋以未

發時不容說有知覺故須著之理二字而却不知此  
時雖未有所知所覺而若其能知能覺者則未始不  
了然何但有其理而已哉苟有見乎此則虛靈之不  
專於靜知覺之不專於動而不當分屬乎體用者可  
知矣但此兩語雖非有體用之分而詳味其立言含  
意却自有所主虛靈云者狀其德也只虛靈二字盡  
此心體用之德  
知覺云者指其實也心之所以為心者只  
是一箇知覺而已是亦略有  
不同矣是以朱先生文字中用此兩語各有攸當不  
容差互如大學章句虛靈不昧以具衆理而應萬事  
答潘謙之書心之知覺即所以具此理而行此情是

皆言心統性情之義而一則主於解釋明字故以狀其德者稱之一則主於分別心性故以指其實者稱之此皆從分全稱上秤出來而於前言者可以見虛靈之兼乎用於後言者可以見知覺之兼乎體矣至於中庸序文專言心之所以爲心則二者並舉以先狀其德而後指其實蓋取其備也而其語意若曰虛靈而能知覺亦曰虛靈底知覺云爾非以二者爲有體用之分而必對舉而言之若云虛靈與知覺也至其下文只言知覺而不言虛靈則亦以人心道心之分只在於所知所覺公私之異故專以是爲言若虛

靈是狀德語於此並舉却覺衍而不切非以其爲心之體而不言於兩處也敬明所謂省文者固足以破從來因襲之謬而但其意却似謂此處本亦當並舉虛靈字而只爲便文減省者然恐於其語意緩急之間有未深察而且曰省文則二者唯互換說亦若無不可者今試以虛靈換知覺字讀之便成歇後未了語以此知朱先生下語精密非苟然者不當直謂之省文而已也如何如何來說大槩得之一而但所云虛靈自若者似只是本體不動之意却不見虛靈發用處宜更商之其餘句字未穩處略就本紙批抹以還

並照察為佳

農巖集卷之十九

農巖集卷之二十目錄

書

答魚有鳳二十二

答李命華

與慎無逸二

與李夏坤二

與吳晉周

與李瑋二

答沈德門目

答趙崇福

皇朝書目

答李秉真 二

答趙文命

答吳六一夏

答申命禹

答俞績基

答安益大

答安相聖

答朴道基 二

答宗逢源

答尹敬直

答金夢應

答元海翼

答李漢

皇朝書目

卷二十目錄

二

書  
卷之三

答高君

六一之居也然臨寶此意良厚追思講前之樂殆  
 於夢寐中而所以所書不細懸念又切此奉手字知  
 元和久矣其為欣釋何可勝言兩詩尤荷不忘  
 但與高君陸沈無以堪之也僕與左右雖相見已晚  
 然亦藉之深益有於一日擊問自今以往正宜以誠  
 實道之也高君華文字間亦不可著一過情語也更  
 告諒之焉高君高君去海開中君喪即往谷雲昨夕

始遠方此備頓直下盡意

與魚有風

不門門歿久豈勝悵湖即惟清和侍學佳勝服人頃  
往農巖留得旬望而歸適值春物正佳意思甚適纔  
到家輒有新除之樂信乎好事之難久也近日作何  
工夫科場可期勉不免俯就惟此心不爲所累則喜  
矣自言言心於學而爲科舉所累擔閣一生者何限  
然非科舉之累人人自累耳吾友應已知此然在我  
者苟本領未厚持守未固則一從事於此便見此事  
爲大既見其大便被他壓得重遂至於擡頭不起轉

種甯碌無見識無意趣者同歸  
期如此故隨流逐波其勢自應然  
不患好力唯患無志此固先賢格言然其意亦須  
一紙看蓋謂餘力兼治初不妨於學問工夫耳非謂  
其雖有妨奪而亦無害也今若不以餘力而用全力  
不止兼治而務專治則烏得無害而尚可曰不患乎  
世亦有始以餘力而卒用其全力本欲兼治而終至  
於專治者志不立故耳吾友既不免從事於此雖有  
豎起此心卓然以聖賢遠大事業存諸胸中參前倚  
衡不容忘舍其視應舉不過如日用酬酢得失之際

不以動其心則其於用力分數多少緩急自不至於  
倒置而奪志妨功兩無所患矣如此則雖日從事於  
新舉而何累於我哉大抵爲學正好於鬧處難處用  
功從此經歷鍛鍊過方是真實工夫譬如良金入烈  
火中愈鍛鍊愈精純此正吾友今日所當勉因書輒  
以爲告更宜加意千萬不究悉

答魚有鳳

昨奉手翰披慰爲多夜來讀兄增勝送來文字略批  
至大抵議論正人行文紆餘而所不足者適篤耳近  
住書院與子相守者八九人朝夕講討殊不沒莫只

左右既不易來道以亦難致諸朋友皆思二君益論  
而在區區元切相念矣餘不具

與魚有鳳 丙子

在城冬日終矣一從容甚恨再昨惠書承領慰荷卽  
問調况佳安黃生之死哀哉何忍言雖相從未甚久  
而託契之深實非餘人比今遽失之痛傷如何况其  
美質懿行何處復得來此似亦窮命累渠只有自悼  
不敢怨天耳援筆至此不覺淚迸想亦爲之愴然也  
餘不具

答魚有鳳 丁丑



書社念中披慰倍劇且喜春寒學况佳勝此間連在  
書院諸生會者六七八人講習之暇試肄鄉飲儀學  
者得因此略見古人禮樂之意且習於揖讓進退之  
節非小事也恨舜瑞不在道以昨又別去甚使人悵  
念餘不具

答魚有鳳問目

聖人之言語淺近而該高遠者甚多語高遠而該  
淺近者甚少且以答樊遲之間觀之初不過曰愛  
人知人則是至淺近耳而推而極之則堯舜禹湯  
之事亦不外於是焉所謂竭兩端也尹氏因此而

釋之及其結語則反曰語上而遺下語理而遺物  
豈聖人之言哉竊所未諭

尹說正謂聖人之言即其淺近而高遠者存焉若不  
能如此而徒說向高遠處則非聖人之言云耳本非  
是發明語高遠而該淺近之意也恐不必深疑

或疑滿高彌堅在前在後為無窮盡無方體則至  
於見所立卓爾之時為有窮盡有方體乎曰不然  
無窮盡無方體是道體之本然也但仰鑽瞻忽則  
高者不可及堅者不可入在前在後者恍惚而不  
可象也所立卓爾則高者見得到堅者透得盡在

前在後者的確而有所定也雖以顏子造詣之淺  
深有前後所見之不同而道體之無窮盡無方體  
則一而已矣其高堅前後者初未嘗不所立之事  
爾也所立卓爾者又未嘗不高堅前後也如此看  
未知如何

大槩得之但語脉間似有可商

朱子曰深知無窮盡無方體而歎之是則以爲初  
間之發歎也胡氏曰學既有得而述其先難之故  
後得之由是則以爲後來之追歎也二說不能無  
少徑庭

歎是後來追歎朱子意亦是如此但所歎則正在於  
無窮盡無方體耳

行者之赴家食者之求飽當屬約禮上看耶當兼  
博約兩句看耶蓋既博而又約之是學之歸宿處  
則謂之如行赴家食求飽者其意固好但赴家求  
飽是爲已務實誠心專力之意則恐不可偏屬於  
約禮一邊也夫博文者所以求其當行之路約禮  
者所以致其實踐之功則以此二者俛焉孜孜皆  
當如行者之赴家食者之求飽欲罷不能而竭其  
力焉若只以歸宿之意言之則是博文工夫似在

皇朝集  
已分外而初無誠心求道之味也未知如何  
通博約看為是

與道為體朱子蓋有二說一則以為道無形體因  
物可見故曰與道為體一則以為有這道方有這  
箇是與道做箇骨子愚以為夫子之言既所以因  
物而明道則與道為形體之說固好第以程子本  
語觀之則其曰此道體也者合道器而總言之也  
然其中又不容無分別天之運日月寒暑之往來  
水之流物之生皆器也而其所以然則乃道也故  
曰是皆與道為體惟其道之為體故能運乎晝夜

而無一息之停是所謂天命之於穆不已也君子  
法之自強不息而至於純則亦天之不已矣是其  
首尾本意皆所以明道體之妙也今以此一句若  
作與道為形體看則是只言物之著道而不明道  
之所以為體之妙也竊恐上不屬下不貫散漫而  
無統也未知如何

前說恐勝從前看得如此若如後說則與字說不行  
蓋盈天地之間者無非道之所形即其運行不息而  
於穆不已之實可見此正夫子即川流指示之意與  
中庸為飛魚躍活潑潑地意思相似明道先生所謂

元來只此是道者亦此意也此於上下語意何嘗不通貫若以體爲所以然之妙則却恐不活絡更詳之法語異語章楊氏說固知有兩義而新安陳氏又以前說釋之然更細思之恐後說爲長蓋若以語之而不達拒之而不受爲全不從不說而不足責者則必曰亦已矣云而不曰猶之可也猶之可也者猶有可望之辭也猶有可望者以其前頭倘或喻焉而庶幾其終改繹也既從且說而不改繹則知其終不改繹而歎其末如之何也前說則猶之可也庶幾其能改繹終不改繹三句承接來歷似

未的當而親切也以此定看未知如何

揚氏說何曾有兩義只陳氏錯解耳前此屢已說破其謬未嘗有兩存之意豈左右偶未之間耶

答魚有鳳

惠墨殊慰馳想且喜甚寒學履珍勝博約說昨已因子益略聞盛意如此亦似得之今來竊更思量又有一說求飽赴家大抵指道理極至處而言物格知至而至於不思而得是博文之極功也意識心正而至於不勉而中是約禮之極功也顏子之未達一間却以其猶待思勉而其所謂卓爾者正在於思勉之所

不及以此而言則求飽赴家通博約者終似周盡胡氏之意雖未知其必然而義理則固如此矣試更推詳如何與道為體與即為去聲字之義言其為道作體也古人用與字多如此恐無可疑矣知字辨細究旨義似與鄙意少異然文字儘好却可備一說當轉示子益其曲折俟而見細論餘萬夜燈不能一一亮之

答魚有鳳

成寅

即茲履端待學增勝數昨承惠字具領示諭慰寫為多此間衰境添齒但有百感最是窮居以來有意收拾晚暮殆且十年而到今兀然無一進步處念之極

可瞿然以此尤望僉賢視我為戒益勉日新之功庶老退者亦得相觀以善耳前來盛說當俟少閒如戒批上餘不具

答魚有鳳

秋日多雨侍外學况何似頃承惠墨光用披慰闕然久未報是為歎耳此間粗造而職名未即禱問慶度日近來作何工夫謁聖不遠豈不免從事於駢儷耶無論某文想非所樂念此每令人慨惋耳此亦老年病憂全不讀書院中雖有一二朋友而亦皆埋頭於製述之役不能款曲閒講兀坐憤憤殊無警策處近

身處集  
欲作意提撥而又有入家文字酬應之撓罷勉支撐  
力不從心真佛氏所謂惡業本欲捐一兩月工夫了  
得此事便一意作自己工夫而却不能然不知一向  
似此有甚了期良可歎也餘萬不具

答魚有鳳

程子之論管仲其義精矣然管仲之意則恐不必  
知其所事之不必死而不死也特偶未之死耳但  
自聖人觀之其輔弟爭兄既爲非義則雖不同死  
不甚害於道理而後來所就則實有天下後世受  
其賜者故不責其死而與其功耳假使桓弟而糾

兄則仲或不肯輔桓若其必死則未可定也且求  
生害仁者心有所忍而不安之謂也然或不精於  
義則其所安者未必爲仁而所不安者未必害仁  
也是以管仲之不死於心或有所不安而其義有  
不當死者則不足害於仁也若子路之死於衛則  
是食焉而不避其難其心必自以爲安而於義有  
未至則不過爲不得其死者耳故曰惟其義盡是  
以仁至斯言信矣

管仲不死之說大槩得之義理不精以下發明尤有  
功但云或不肯輔桓則恐管仲未保其能如此

克去已私與克伐怨欲不行固不同矣然克已用力處只在於非禮勿視聽言動則禁止之與制而不行相去幾何此不能無疑竊更思之蓋一心之中天理人欲不容並立勿者本心卓然為主而有以禁夫非禮之萌則私意無所容而心德全矣若夫制而不行者不能禁止於幾微之際而特力加排遏使之不發於外耳此其所以不同者歟  
四勿之異於不行須先味克已復禮四字可見其工夫意思自別既識得此意思則所謂四勿者其必克去非禮之私而一復乎天理之節文者可知矣蓋顏

淵問爲仁而夫子告之以克已復禮則已說得爲仁大體極盡而無餘矣若四勿者只因顏子問其條目而說出此四箇地頭耳使當時無克復之云則所謂勿者亦何以別於不行哉來諭既云克去已私與克伐怨欲不行者不同而又却疑克已用功處只在四勿則未知禁止之與不行相去幾何是不以克復意思看四勿而却只據四勿以定克已工夫之淺深也要之似於當時問答曲折有未深察而遽欲分別於勿與不行二者之間恐未免硬安排也

朱子釋以直報怨曰愛憎取舍一以至公而無私

所謂直也會於此句深有所未曉蓋以公為公心私為私怨而為之說曰人雖有怨於我吾之所以報之則當一出於公心而無所私焉如彼雖吾所怨而其人果賢而可用我方為國擇人則忘其怨而取之是也然若以此意例之則其報之也亦必待其有罪可罰而後吾從而罪之可也然則其所以報之者初不為吾之怨特因其罪而罪之也其所以用之者初非忘吾之怨特因其賢而取之也此則待天下人也皆然又何待有怨者哉且怨有大小輕重若於父兄之怨以其賢而取之則失之

太厚而為忘讐於睚眦之怨因其罪而報之則失之太薄而為逞憾是豈以直云者哉且人亦有私有德於我而公得罪於國則是報德亦將以直不獨報怨為然也蓋反復思之而終未得其所安及觀或問有曰怨有公私曲直之分以直云者不以私害公不以曲勝直當報則報不當報則不報以此而叅集註之意則所謂公者公義也所謂私者私意也蓋於其怨也彼曲而我直則當報者也彼直而我曲則不當報者也當報而報者雖若一人之怨而實天下之公義也不當報而報之者直一



己之私而已愛憎取舍一以至公而無私者卽此之謂而其所以爲直者一視天理之當然而不以己之私意加焉耳或曰不當報而不報固可也今日愛之取之則無乃太過而愛之之心又何自而生乎曰愛者對憎之辭也取者對舍而言也不以辭害意可也若是父兄之讐則雖在不當報固不可犯吾手而取之下於此則待之平平無所怨毒固不害其爲愛若有才可用而吾又爲公取之亦何不可之有哉

以直報怨之說集註或問終似有不可強合者前此竊深疑之嘗有所劄論今錄去大抵舊時看得集註只用或問意思故以愛與取爲不報憎與舍爲報正如左右今說之意而後來覺得以愛憎取舍爲報不報終是不近故所劄論如此矣此與來說始疑其異而後信其同者正相反矣今且以來說論之其二云愛者對憎之辭取者對舍之辭則似以愛與取只爲不報之意而其下却云不可犯吾手而取之又云有才可用吾又爲公取之亦何不可之有又似以取爲進用之意此則所云愛憎取舍者又是前因其賢而用之因其罪而罪之之意也此却可疑幸更商之

答魚有鳳 辛巳

即奉惠墨承審雪寒啓處安勝東門講討之樂尤令人慰意道以昨因書馨效不知能果撥轉否爾伯溫再昨來宿渠亦頗悔日前用功之疎有改圖之意且論太極圖疑義而只最初本然之妙所乘之機二句未能分明說與從前於此處常有一二重膜子隔了今老矣不知能復有脫然時節也餘不具

與魚有鳳別紙

大學自欺從來認爲爲善去惡不消得十分如此底意蓋章句所謂心之所發有未實者卽此義而語類

所論大抵類此此外謂不容更有異義也偶記語類中有與李敬子問答兩條其前條先生說似亦不消十分之意而敬子以容著在這裏者爲自欺則先生以爲不是矣至後條却以敬子說爲是而已說則自以爲過詳此問答似在章句之後先生於此必有所子細稱停者矣因此竊意爲善去惡不消得十分如此此意非物格知至者不容遽無若便以此爲自欺則是誠意工夫直是峻絕無著手處惟以有此意思而容著在這裏者爲自欺則所謂無自欺者亦較有著手處先生於敬子說始非之而後從之者豈以此

也耶遂欲以是爲定論昨因與吳生兄弟語而更思之此義不但與章句不合爲可疑其理亦大段欠精切蓋爲善去惡不消得十分如此者卽是心之所發有未實處只此便是自欺苟非物格知至者此意識不容遽無矣惟於此意之萌隨卽禁止不使纖毫容著於方寸之間是爲毋自欺之事蓋無與毋有自然禁止之別自然而無自欺者除是大賢以上方能之若乃禁止其自欺而使之無則在學者皆可以勉及然則雖以不消得十分如此者爲自欺而誠意工夫何患其峻絕無著乎處乎是以經曰誠其意者毋自

欺固不直以無自欺爲誠意之事而及其工夫純熟而至於意識則不待禁止而自然無自欺之萌矣以此而言則敬子容著之說終是未精而朱子之始非之而後從之者有所不敢知者矣豈亦記錄有差誤耶今且當以章句爲主而復守前見可也翼日又更思之容著之說亦有可商量者蓋爲善去惡不待見於言行事爲之間只就吾心方寸中察其情之善惡而惡者克去之善者擴充之此便是爲善去惡最緊要處所謂誠其意毋自欺者正要於此實用其力如惡惡臭好好色者之務決去而求必得以快吾之鼻

目也苟或不然情之所發未能一於善而無惡而以爲是無傷也不十分用力克治而擴充焉則此便是自欺便是意不誠朱子與敬子問答始蓋以情之未能一於善而無惡者爲自欺而敬子則以知其如此而以爲無傷者爲自欺故有容著之說此正說著自欺地頭而先生之說則是上向一層事故終自以爲過而以敬子說爲是也然則敬子所謂容著正是不消得十分底意非以容著此不消十分底意在心裏者爲自欺也先生之始非之而後從之者恐亦無可疑也然此無語類不得更檢不知當日問答之意果

如此否耳

答魚有鳳 王

自欺說前所奉質大抵皆未定之論其最後一段固是向來所已講而語類李敬子問答似可以此義通之故復以舉似矣然亦竊疑情之發處纔有未善卽當爲自欺若以既發後容著在中者爲自欺則是誠意之功終不能使惡情不發而但止於不容著而已無乃非章句所謂真無惡而實有善者乎吳生去時蓋已略說及此而其曲折則未暇詳論矣今讀來論其所折衷於章句語類之間者既詳且明而區區所

自疑者亦頗相說以解尤幸尤幸但其以好善而欲  
爲之惡惡而欲去之者爲情之善而不能無不好者  
以拒之不惡者以挽之者爲意之發則是似以好善  
惡惡專屬之情而意只是爲惡底物事此恐未然竊  
謂好善惡惡本須兼情意說爲備然情發而意遂之  
故言意則可以包情而言情則不免遺意經言如好  
好色如惡惡臭亦是以意爲主而情在其中不若來  
論之言情而遺意貴情而賤意也來論又謂前日之  
所認以爲惡情者非情也意也此蓋以好善而不能  
無不好者惡惡而不能無不惡者爲前日所認之惡

情故其說如此耳若愚前日之說則本不謂此其所  
云惡情者乃指七情之不循理如不當喜而喜不當  
怒而怒之類耳此雖非情之本然要亦情耳安得喚  
做意乎若其謂善惡當以事物言之者則大體固然  
當以此爲定論然向來所講以情言善惡之義亦自  
有不可廢者蓋身心內外遠近精粗無徃而非善惡  
之所在今且以身之所具而言則耳目口鼻手足動  
靜由乎禮者爲善而反是則爲惡以身之所接而言  
則父子君臣長幼夫婦朋友以其道者爲善而反是  
則爲惡此則善惡之在事物者然也若又就此心方

寸中而言則情之本乎四德而循理而發者為善反是則為惡此則善惡之在情者然也佛家蓋有能所之說今以事物之善惡為所則吾心之好惡無論是情是意皆可謂之能也若以情之善惡為所則不以意為能而何以哉然吾心之與事物其能所之辨了然易見而情之與意則同在吾心中故其為能所却甚難辨所以前此講論多就此處為言蓋亦微顯闡幽之意非必欲專主此義而遺夫事物之顯著也然欲極論誠意之功則要須說到此處然後方為精密而周盡耳且如來論云非有此惡情而不欲十分克

去然後為自欺即此惡情便是為善土惡未實處此其言非不精切然其所云惡情實非情而乃是私意之闖發於好善惡惡之間者則其為自欺無待於發後容著固不難見若其真箇惡情如不當喜而喜不當怒而怒者則是將何以處之若以其發處便為自欺則自欺者意之為也指情之不善而謂之自欺却似過分若以既發後容著為自欺則其為可疑又如前所云者即上講意之功終不使惡情不萌作云云也此處正須子細思量明白說破而來論於此却似粗瞞過了不可以不察也間嘗竊思之人之有惡情或由於氣質之偏或

容於已私之蔽遇事觸物驀然發出不容安排不容  
計較以此而謂之自欺誠似過分然其平日好善惡  
惡真能如好好色惡惡臭者之切至則其於氣質之  
偏已私之蔽必能究見底裏深省痛懲而涵養克治  
無毫髮之不盡矣此處須先著致知工夫而後惡情  
且主誠意而言故不及此何自以遽萌哉惟其不能然而隱微之中一有惡根  
潛藏焉則隨所感觸便即發出當此之際意雖不及  
謀而平日用力之不盡其誰之罪哉以此而謂之自  
欺以此而謂之意不誠固不可謂過分也程子暮歸  
之喜蓋類  
此海溪所謂心潛隱  
未發者固有以識此矣前日之說必以既發後容著

為自欺者固未得為極至之論而來論雖極說不待  
容著便為自欺之義然其所謂情者却是意而非情  
則又不足為此論之斷案也然今茲鄙說未經前人  
分明道破亦未敢保其無差幸更入思訂教如何語  
類與章句先後異同之故來示似得之但章句前後  
三說恐皆是一義今以初說為容護此蓋之意者却  
似未然更詳之

自欺說

誠意章或問未能無不好者以拒之於內未能無不  
惡者以挽之於中二句前此專認作意事故所與辨

是身集  
端喜亦以不當喜而喜不當怒而怒者與此分作兩  
項說矣今更以程子好獵一事推之向也既自謂無  
此好則是固知好獵之為惡而當去矣及暮歸遇獵  
不覺有喜心焉則只此喜心之發便是有不惡者以  
挽之非別事也蓋從前以好善而又有不消如此之  
心惡惡而又有不妨如此之心者認定或問二句意  
思故以為意事耳今更思之所謂不消如此不妨如  
此者乃是不奈何於惡情之發而有此意思如程子  
觀獵而喜則是情之乍動不及安排者乃是第一節  
事也若喜心既萌而更有如此也不妨底意則是意

之緣情計較者又是第一節事也或問二句實兼此  
兩節意思而前此專認作第二節事故須別說第一  
節惡情地頭以與此相對固未得為是而如舜端亦  
以此為意而非情則其誤認或問意思既不免與鄙  
說同而又不能說出惡情地頭明白則尤為欠闕矣

答魚有鳳

辱字承齋居靜處甚以為慰自欺說得於企矜之餘  
尤幸所論幾於瀾漫其參差者蓋無多而頃與敬明  
論此義其意却直以惡情之發為自欺且以鄙說以  
不當喜而喜不當怒而怒與不能無不好者以拒之



不能無不惡者以挽之者分作兩般說爲疑未知此說如何幸更思之區區因此略又有劄論而敬明將逐段條析以來故姑不先出後當見之也餘不具

答魚有鳳 癸未

纔有一書未達間承委問就審近寒齋况佳勝且有學子講討之樂殊以爲慰此間哀苦中不無欵約反省之功且欲溫理舊看文字就平易明白處涵泳體認如生面工夫稍費思索者欲姑已之而適得性理諸家解一帙此是平生所未窺數日繙看恐又不免費心力也餘呵凍不次

答魚有鳳

承諭讀書五誥見得天命人心之粲然者髣髴可見不易能如此聖人之言真無精粗淺深之可揀擇纔見如此便是心量不弘到得用處必有欠闕不周偏之病矣前此讀書到此等處每苦其繁擾多所忽略今因來示得有所省發殊可幸也

答魚有鳳 甲申

方擬遣伴而苦乏僮指此際書枉一倍欣幸禮院經說近復得見錄得中庸兩章以去幸一觀如何首章戒懼之義最其悖謬者而玉堂所辨尚未痛快欲望

賢者作一說明辨幸告留意左相頃以全書送示令  
更看詳蓋恐玉堂所辨有未盡者而看得他說雖有  
小小可論無甚緊重只此一義須更明白拈破不容  
草草而病難辨此故敢以奉託耳竊詳嘗初子思說  
此四字本自平常日用之處說起推之以極於不覩  
不聞之地非專爲靜時設也然則靜時雖曰戒懼而  
其意思輕重固自與動時不同矣彼全不識此意故  
不得不作此見解議論非故爲詆詆也此意亦不可  
不知也費隱章玉堂所辨六槩得之而彼所云既發  
其端必究其趣未有先發兩端而後只舉一端者最

其緊要辨語而未經說破幸就此略下一轉語如何  
且子思不但說費而必並說隱者其旨應有所在前  
日似嘗論及此義而今不記盛說云何亦望批示餘  
不宣

答魚有鳳

懸想間得奉端告傾慰難量但承天和少愆奉意區  
區協日間神氣頗勝得以諷誦佔俾而但爲朴說所  
困不免分却工夫亦一魔也送來辨說謹受備讀之  
明白周匝精密洞快足以曠迷而闢邪誠不勝歎歎  
之至費隱說亦甚佳俟細看或有少疑當以書更稟

也中說亦試留意爲幸此間亦將本錄逐一條論  
而六抵草草不能如來說之詳亦其義理非六段肯  
祭者故耳餘不具

答魚有鳳

一家婦女雖平日所不面其喪似須人哭從前於同  
姓親雖八九寸皆入哭其喪異姓視此有間而五六  
寸則亦宜入哭矣

答魚有鳳

卽領專告就審極寒啓處安勝且與族孫相聚講討  
殊令人慰喜易課以呂榮陽六日一卦之例言之亦

不爲少而但如此而猶不能精熟則誠恐未易見效  
大抵此書本非閑擾中撥忙看過者伊川涪州之力  
邵子百原之功在昔賢尚如此况於吾輩乎然亦且  
隨分用工夫使其卦爻義例通習曉會則上面道理  
亦可漸次求之矣如何如何餘不宣

答魚有鳳

丁亥

卽拜手翰就審比日冷雨侍况佳勝披慰良深生間  
關搬移纔得定疊而病人在道眩暈歸後數日不平  
所幸不至大段添傷矣滄稿校錄謹領承因閱此稿  
有加意本原之意甚善甚善吾輩從前爲學只爲欠

此工夫故雖有文字功課些少知見亦無湊泊融會處所以若存若亡不能充積發揮此非小事年來見得此意頗切蓋嘗欲一意從事而疾病漸頓終未實作心甚不快今得來諭提警良有起予之幸來使立嘗不能盡所欲言

答魚有鳳

兩雪中閉戶獨臥忽被專告傾慰倍劇虛靈知覺說數昨以草藁寄示道以令其易紙呈納想未及也此無別本不得附今便爲歎大抵此兩語皆兼動靜體用說賢者之見似得其一而不得其二故敢疑其未

然矣知覺之兼動靜曾與同甫論之頗詳蓋鄙見本自如此非獨於今日也抑知覺雖不專屬動而中庸序文先與虛靈並說後却獨言知覺則或似有分體用之意故前此不深疑於小註之說矣今更詳玩似亦不然故輒敢妄爲定論未知其果如何也所示中庸首章說當更考德涵本書思量奉報今未暇也餘不具

答李命華 丙子

雨中枉專書承侍學佳勝披慰難量此間病憤昏昏而積水四環煙火不通幾乎作子桑之歌矣惠餉拘

祀良荷勤念延年是遠事目前可佐盤飧甚幸甚幸  
何時披霧得奉清眄令人瞻遲餘不具

與慎無逸 癸未

此日凝迴不審侍學增勝昌協頌忍不死又見一陽  
之生感時號慕如何可言前書見諭良荷勤悉適值  
日暮只草數字爲報將使足下何以識此意用是耿  
耿懷不自已輒復有言惟明者察之始足下費書來  
見我也蓋猥以古道相處昌協誠自視缺然而察足  
下意思言切類非偶然者故卒不能固辭其後雖未  
亟見以講所聞世已以師弟子云者目之矣及李厦

成之疏出而足下名列其中則於心雖不喜然知足  
下趣向素正特以彌甥之故不免牽迫爲此宜必無  
恃辭也及得其疏讀之驚愕駭歎久益不安蓋不惟  
無以處足下而亦不知所以自處也尤翁吾所尊也  
雖未嘗受業爲師弟子而出入門下數十年情義篤  
矣今足下名師昌協而遽出而攻尤翁是昌協雖不  
自攻尤翁而直一聞耳視孟子所云庾公之斯事何  
如也且自世道崩壞昔之尊慕尤翁若泰山者相率  
畔背始則私竊非毀終乃公肆詆誣舉世靡然莫知  
其非昌協誠私心痛傷而無力已之唯欲吾黨之士

介然壹志宗仰不怠則世道尚有賴焉矣今者不幸  
乃有足下舉吾黨之君子將無以自白而昌協亦且  
身得罪於斯文矣豈不痛哉若先故云云乃彼度辭  
謂足下者過耳非足下之罪昌協固不深嫌而但以  
凶譎恃慢自家弟則不但與足下所云愛敬尊慕者  
相悖甚耳足下既以師禮處我而以此斥其弟則其  
不念屋烏器鼠之義甚矣此於鄙意竊甚未安而要  
不若尤翁事之爲大也自有此事以來士友之持足  
下者斷斷未已唯道以伯溫深明足下心事無他且  
其處地極難宜在所恕昌協蓋嘗執兩端而求所以

處足下者久矣卒未得所安及見來書具道所以不  
得已者與雅意尊慕費力衛護之故二子者之言信  
矣但猶有未喻者李疏既專以尤翁爲積累蓄憾假  
公義逞私憤而直舉其平生本源毀之無餘矣豈復  
有大且深於此者而足下所謂力爭刪改者爲何不  
敢疑其大體者爲何而安在其尊慕衛護也以此自  
解雖以昌協之愛惜足下尚未能舍然况彼斷斷者  
乎然足下亦既自知其然而痛引咎悔責矣且念古  
者師生無絕道其或有焉者世道之變也弟子而背  
其師固悖倫亂常名教之罪人不可言也師而棄弟

子亦何容易是故見不善則教之責之而已而不違  
絕焉仲尼之於冉求可見矣然則在昌協與足下所  
以相處者亦豈無其道哉但足下方深悔前事思所  
以灑濯變化則宜求明師以受其鑪錘昌協自度無  
以及此雖欲竭所有而奉足下使遂拔於顛沛之塗  
而立於明誠之域何可得也昌協爲是懼焉惟足下  
實圖利之餘不宣

答慎無逸 乙酉

雖此病中向違之情不曾歇滅矣卽者辱書傳自伯  
溫所忙手披展傾慰難量第承練事旣過祥期且近

伏惟孝思號慕何以堪處區區懸念不能自己昌協  
病狀視前墓廬相見時又加一層委頓漸緩不得參  
饋莫已兩月矣再期此迫而情事無以自伸真所謂  
不如死之久矣痛泣奈何奈何所諭固知是自道之  
語然仁山語嘗喜其警切每以舉似於學者而無一  
人省發今被左右拈出足見志道誠切且所以相期  
者非偶然然在我無易牙調味之手顧何望於酸醎  
之能變耶此却可愧也自欺書謹領區區於此本無  
的確之見唯俟明者訂示爾心學旨訣略看其門目  
已不無可疑處輒有所私識而不欲煩人早晚相對

當以奉質千萬病昏不能一一

與李夏坤 戊寅

家弟書本出於痛苦之極不暇擇聲來教所云此間亦多有如此者然仁人君子苟哀其窮迫無聊而不以語默常節責之則幸矣

與李夏坤 己卯

入城日雖得再見而終未欸曲悵念徒切卽問漸暄侍學佳勝湖行定在何間瞻溯瞻溯協病狀粗免添加而雨露頻繁哀感益難勝奈何奈何歸後欲作何工夫聞慶科已定想不免屈首程式文字否每念以

載大聰明博達何事不可爲只爲意思不專一不曾於緊要處用工夫到今年純已大而志業尚空疎反不如專意舉業者之猶有歸屬處豈不可惜之深此去如不卽做舉業宜將西銘太極書并朱先生註解從頭至尾熟誦潛玩以領取道理本原學問大體則宜必知所嚮望而有興起之心矣其間精微曲折或未能無疑他日相見正好逐一商量此與汎濫雜看都不濟事者其得失果何如也幸載大勿如前日之泛聽試於此拚得旬日工夫或當信愚言之不妄矣見時欲說及忽撓未果家奴今往貳衙略因書附布



他不一一惟諒察

與吳晉周 辛巳

數昨見書披慰雨雪後寒稍緊棲息佳否載六外又誰同往耶使吾兒在者必不後於兩君而今獨長臥空山塊然作一杯土此何事耶哀哉痛哉想兩君道語及此亦不禁一涕也區區病狀只如前而孀婦漸敗之極頃得感寒甚重今雖差歇尚有深慮室人病亦不輕悲憂交鑠身其餘幾嘗見仲長統寄愁天上埋憂地下語以為何乃至此自今驗之亦未為過也夜漸長益難度過唯以書籍遮眼而亦患膏火不繼

欲諷誦舊書則又十七八遺忘矣只得兀然倚枕誠無以自聊也載大讀論語當有所疑所得未由相問可歎前此數三見皆不能從容又每見只論文而罷殊無意味幸勸其一掃舊習痛下親切工夫令他日相見好就緊切處商量方於彼此有實益其餘不具

與李璋 辛巳

即日不審靜棲為學佳勝瞻溯瞻溯此病大抵無加減而咯血連日不止可悶亡兒墓文我固任之而亦須有行錄文字顧其平生所存未施於事者非伯溫孰能發明此正朋友之事曾見澤堂集有任叔英遺

事今亦宜彼此爲之院中如有此集幸檢出及此暇  
時留意撰錄如何人事朝夕不可知似不容延拖矣  
深臥一室不接人客自朝至暮無一念不在於渠古  
人所謂更無相見日那有暫忘時真寫出此心矣偶  
一出戶見春物藹然益復感傷不忍舉眼似此雖復  
百年在世亦有何樂想古之聖賢君子必有以處此  
而學力未到不能遺諸胸中又可嘆也餘不具

答李璋孟子問目乙酉

曾西之所不爲

此固孟子有英氣有圭角處然詳味其語意似亦不

甚輕曾西也

以齊王由反乎也

孟子平日論王霸之辨多矣如云以德行仁者王以  
力假仁者霸霸者之民驩虞如也王者之民皞皞如  
也湯武身之五霸假之似此類不翅詳且明矣公孫  
丑輩想亦聞之熟矣而於此猶以管晏之事期孟子  
故孟子但言以齊王之易見二子事業有不足爲耳

聖人復起必從吾言

所謂吾言乃指生於其心害於其政發於其政害於  
其事一言耳此乃事理之必然而不可易的然而無

可疑者故於此既曰聖人必從吾言好辯章亦言聖人不易吾言乃所以明其理之必信耳何得為不遜來示二云恐認得文義有誤

政問其所以異云云

上文說孔子處固曰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其所以異於二子者已自和盤託出矣使丑如孔門之子貢則宜無待於更問而猶復切切不已是何足與語聖人之精微耶故只得引三子之說以見其為生民以來一人而果非二子之所得班也蓋亦就其見量所及而告之非其言之疎

略而不續密也

答沈億問目

王守

亡親生時執喪必遵禮規不食果不飲酒昨日成服之時因一家論議用二器果而不用酒果亦只一而後撤去此欲一依生時所執未知何如果則猶或可無無酒則不成祭奠且此與用肉有間恐不得不用也

舍兄追服前喪之節亦多論議或云因須奠而當受服或云後喪成服後四日乃可受服未知孰是會聞鄭連山續輝之言尤齋嘗論此事以為當於後

喪成服之翼日受服云以義推之似當如此不然則  
當從四日之說若所謂因朔奠者則恐無意義矣  
出繼子婦為本生舅姑服有暮年大功兩說未知  
何從

古禮婦為舅服期其降也當為大功矣今既陞為斬  
衰則夫雖出後當只降一等恐服期為是而據喪禮  
備要圖則云當服大功此即夫伯叔父之服也於鄙  
意不能無疑矣

一 答趙榮福 癸未

承問慰沃第聞偷兒入廟不勝驚歎慰安一節家禮

不舉論未知其當如何而既不犯持擯則似不必舉  
行也

一 答李秉鼎 丁丑

阻甚何日不相念書來披濯良可幸也此間近苦旋  
暈見方伏枕昏昏意况甚無聊也見諭憂冗奔走無  
安靜時此固宜然然亦須於其中自立得主宰如先  
賢所云千萬人中常知有我方是學問若一向逐物  
流轉豈復有了期佛者之語此身不向今生度更向  
何時度此身誠可念也更宜勉勵毋久因循也

一 答李秉鼎 庚辰

前冬嘗在手疏而適值跨馬出門未暇作藁只以口語託來人歸致爾後因循闕然經歲耿耿何已卽者尊文來臨具審哀氣力支勝良慰馳戀之懷古人於憂服中不廢問業不知近日見讀何書雜看最害事恐宜專讀一書如論語之類循序致精一遵朱夫子教法然後可見浹洽之效幸試留意庶幾異日相見有講廟之地也

答李秉剛 壬午

院齋負笈良是佳事但未問所讀爲何書是可壽也所論纒纒固知出於感慨之切然已往者追計何益

惟及此暇時收拾身心專精講究以立基本則將來雖有科舉之分功亦不至於撓奪矣此事專在於以實心做實功不然只是說也更宜勉之

答趙文命 壬午

所示文稿病憂中不暇細看而大抵才思頗饒爲之不已當益可觀但覺命辭不的確用助語不中律令此是讀書未精細之過更宜勉之且古人文字篇章句字皆有自然之至法雖時有參錯不齊整者要皆合於折旋非苟然也今不察此而故爲長短不倫之語以求免於板樣却恐爲高陵人學步諸篇中似多

此病並宜經心商度要以平正典實爲務可也文章  
本末事不足道而學之者又每失之好奇只專技藝  
以此類不得造古人藩籬此可爲戒也

答吳大夏 辛巳

承讀大學兼或問甚善但所云昧然無得不知何謂  
豈爲文義難明抑爲體行不實此固不可知者然此  
書綱領條目本自分明有如繩貫碁局之不可亂其  
間精義妙蘊雖若未易究而章句或問又發明無遺  
但能循序致精熟讀深思寧有難明之理只患不能  
真實體認真實行持則雖誦得口角瀾翻說得天花

亂墜而亦無益於得矣且如明德二字章句本以心  
言而性情自在其中矣或有謂主性而言又有謂兼  
心性而言則此於文義賓主不能無少差然繫言明  
德之實則五性四端以至自行莫非是物其體固具  
於方寸而其用常見於事物正要於日用之間常自  
體察持養擴充不爲氣稟物欲所拘蔽而盡其體用  
之全如此方是理會明德如此方是讀大學人不知  
會如此用功否若未能然而遽責效於一再讀之間  
不得則又切切懊悔憂歎適恐有損而無益夫子所  
謂先難後獲程子所戒志道迫切正爲是耳至於持

身之道莫備於小學書而論語中如言忠信行篤敬立則見其叅於前在輿則見其倚於衡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雖之夷狄不可棄此皆切要之訓不獨子張樊遲人人皆可以受用矣若乃氣稟之偏物欲之私隨人分上各自不同則又在當人自心自省用力克治非他人所能與也大抵爲學不須多著語言計較安排只要默默加功努力向前久遠自當有得只患不能辦此實心實功耳近於病中竊自點檢日前爲學只是虛名都無實作以此朋友相從者亦皆一例悠泛絕少進益自誑誑人之罪誠不可贖自今欲

痛相戒飭少收桑榆之功因來諭之及不覺縷縷幸察此意千萬勉旃

答申命鳴 甲中

前月聞嘗虛枉殊切恨歎茲被專告之辱慰荷無已但每奉示諭備說事育之艱欲聞處窮之方令人惻然不知所以爲謀也此事誠是難處所以在聖門獨稱回也屢空不改其樂而且以貧而無怨爲難於富而無驕其不以此事看作小可者可知矣朱門人亦嘗問古人多處貧困不以累其心不知何道今值窮困若一切不問則理勢不容已若欲辦集未免有屈

志覲顏之事先生答之曰窮須是忍忍到熟處自無  
戚戚之念矣此又見聖賢所以處窮者只消一忍字  
此外更無他術然他日先生自言則又曰親年日高  
生事日寥落人子之心不能不傷歎在先生猶如此  
况於左右何能不介意耶力分所及雖商販之賤奔  
走之勞亦宜無所辭但須知人生貧富皆有定分不  
當因此而有僥倖固必之意纔有此意便易動於得  
喪而竟亦無益於事程子曰人之於患難只有一箇  
處置盡人謀之後却須泰然處之有人遇一事心心  
念念不肯捨畢竟何益若不會處置了放下便是無

義無命也處窮困亦須如此來示所謂燥濕竭吾力  
成敗信彼蒼者已見得此意雖謂之十字符可也但  
能持此勿失初頭雖未便不動久遠會須有得力處  
更宜勉旃別紙一一條報大抵亦不出此意也

別紙

此是疾病事勢如此亦無奈何今不須思前算後過  
自憂歎徒傷心氣而無益於事只當量力所及為之  
節度要使初心不至忘失而宿病不至增劇可也  
形體固不可過勞而雖當休息之頃亦勿忘操存之  
意為善



春秋傳有敵惠敵怨之文言報讐怨當止其身不當及於其子孫也然與之往來交好則恐未安矣九世必報在匹夫誠不可如此說所謂俗人苟且之習未知指何等事若如孔子獵較之類則固不妨而若害義不正則不可諉以行權而爲之也此等處最宜明著眼目以審其界分也粟谷之說雖如此而嘗聞尤齋則以國法五斗以上爲賊故親舊所饋雖不盡却而亦不過此數云矣旣不免爲商賈之事則立市場論價直自其分所當爲又何嫌於駭人瞻視乎

得之意此蓋學而疑疑而思思而未通故先覺者亦有以啓發焉爾若如來論但以一時意氣空自發憤而便謂當世無一人能啓我不亦求諸己者已疎而望於人者已亟乎推此以言虛心求益亦類之願無以此自恃而且就讀書窮理處實用工夫有所未通然後方好從師友求啓發設令世果無開我者而用力誠切終須有得豈如徒坐思行歎俵俵以度歲月也此間形勢雖難止接若欲作三五日計則村家豈無寄食處但亦須賢者自圖之若自此指揮則有不便耳生一慟歸來忽忽難狀病憊亦加益無聊也倚

枕占報不能盡意亮之

答安益大 甲中

示諭縷縷具見盛意科舉一事果能斷置則便是透得一鐵門關自是勉勉循循何患氣質之輕弱而工夫之未到况傍人之譏笑庸足恤乎大學熟復尤善不能會疑固是初學通患然亦不須強求疑端只虛心玩味切已體認自當有合商量處不容粗瞞過了也問目適此憂撓不暇卽條報容俟稍閒齋詩及跋語亦足見自勵之志文字得失正不須論且今未暇細評早晚相見當有以奉悉也然此等事尚屬標榜

貨殖商之事商雖未業亦四民之一貧賤時此等事在所不免而夫子指子貢爲不知命者何也旣窮在下則其職分不過入口無飢而已子貢之志或不止此故夫子非之歟

子貢之貨殖想不止於免飢而有求多取贏之意故夫子病之爾

樊遲游聖人之門而問學稼圃聖人隨之宜矣然以下文考之則聖人之意似不獨責其非所當問也並舉稼圃之事而斥之夫窮而耕稼聖人之所不能免而其訓辭如此者何也無乃樊遲泛論爲

治之道而以稼圃為要故夫子非之歟黃勉齋曰  
樊遲豈有為許行之說者而慕之歟此說何如  
勉齋說恐或近之而亦未知其必然也

答俞績基 壬午

辱書具見發憤慕古虛心求益之意甚善甚善人之  
為學固不可無此意但以世無開我者遂至於歎歔  
含淚自朝至暮則又太過吾夫子固嘗言發憤忘食  
矣聖人之心雖不可測度而要是實有所為故雖飲  
食之切於己者無以奪之耳豈若是之徒為急迫以  
傷心氣而已哉况不憤之憤朱子以為心求通而未

若真實切已用功者亦不須此如何如何

答安相聖 癸未

阻甚悵戀惠字審臘寒安勝披慰何量此宿患自頃  
添劇漸削益甚悶悶所論優游之病豈有別方可治  
朱先生云知得如此是病只不如此是藥今若知優  
游可懼則亦自策勵勿優游而已何用問人耶大抵  
今日朋友皆無一定之志雖科策亦不能專篤做得  
况進於此者乎日月如流不肯待人窮廬之歎只在  
目前誠不可不努力也

答朴道基 丙戌

野外觀稼以禮意似稍未安曾在永峽居廬時時以屋後看檢不免離喪次後來思之不無追悔如非大段不得已者則已之善矣

答朴道基

戊子

禫事當計閏月而行於初丁非有事故何可退行於中丁耶今茲丁日雖在初吉亦當如禮行之近來或以初吉行禫為不安而無端退行者此不識禮意而然也不可效尤也

答宋逢源

丙戌

葬後只行朝夕哭而墓在家後則亦當有晨昏上

冢之哭几筵反山所并行朝夕哭果不違於情禮耶於几筵則以常侍之義雖無拜禮之文而於山所則合有拜禮之節未知如何且或有出入之時則几筵山所似皆有出告反面之儀亦將先行於何所耶

上墓之哭似不可已而但既密邇几筵則兩處並行朝夕哭恐無貳節只一日一上墓如何拜則當為而出告反面之儀若遠行經宿以上則亦須為之而當先於几筵矣

為人後者答人疏既有不稱孤哀之文則禍延之

下改先妣當何 耶先輩或稱以世母或稱以私親何者為是而世母之世字抑何義耶所謂私親蓋指本生父母而父在母亡混稱私親亦似未安未知如何且於書面或云當以狀上 之此說果有所據耶

以禮意則當云伯母或叔母季母而先輩亦鮮有如此稱者或云生母無妨耶世母即伯母而須於宗子稱之矣

為人後者於本生喪答人疏當云狀而世俗例皆稱疏鄙家亦曾如此然非正禮也前所云生母恐當云

本生先母量處如何

此條係追答

答尹敬直

丙戌

稱謂之說區區本懷如此故前書及之乃煩垂諭縷縷恐此亦不免於繁文也如何如何書名自程朱諸先生已然吾輩所當取法者捨程朱而何師耶尤不敢承命也

答金夢屋

丁亥

稱謂云云極知盛意非佞然此本外面文具何用切切要當以誠心相與為主耳區區不欲破例之意前日具說今亦不能一一

答元海翼 戊子

不審新春學況何似客歲一書良慰遠懷仍想巖棲之趣日有助於觀理養心來諭所云不專在於陳編者固然然亦須有不鑪不扇之功然後方不負百原靜坐之歲月不然一時好意思久遠恐未必不消散正不足倚靠也此間歲前後連患感冒本火乘之委頓漸痛神氣耗削無餘家中憂患亦有進無退意况索然無可言者貴如告行倚枕僅草不具都俟歸日披叙

答李溪 丙戌

小紙所詢答去者衰與否家禮雖無明文疑禮問解遷葬條有現出處可考也昔年吾家祔祭時亦有疑貳之論而終以衰經行事矣

或云祔祭主人以下皆以直領孝巾行事家禮未見有此文何以爲之耶果如或說則服人亦當以吉冠素帶行事耶

主人以下皆當以衰經行事矣

家禮喪禮章不作佛事註溫公說浮屠所謂天堂地獄者計亦以勸善而懲惡也苟不以至公行之華鬼可得而治乎其意不甚難解而但先賢之論

不同退溪先生曰治疑當作給欺也沙溪先生曰  
退溪說未然治當如字謂雖無知之鬼不可治也  
龜峰曰苟不至公鬼雖靈可得治天堂地獄之事  
乎當從何說為是耶

所示溫公說退溪所解六矣不言沙溪說為是此蓋  
設言天堂地獄所以治鬼也若其賞罰勸懲不以主  
公則亦不能為治矣然則人一死為鬼其受福受禍當  
一以平日所行之善惡豈以其作佛事媚鬪三而可  
免於罪罰乎云爾

農巖集卷之二十一

